

禮記纂言

五

內則第二

鄭氏曰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孔氏曰以閨門之內執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王氏曰后王謂天子也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實天子之冢宰爾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鄭氏曰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澄曰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

內則卷二

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眾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謂德教如下文所載是也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

帶大觶木燧偪屨著綦

盥音管漱所葺切櫛側瑟切縱所買切笄古今切總子孔切髦音毛

緌耳佳切鞞音必搢音晉又音薦笏音忽紛芳文切悅始銳切觶許規切燧音遂玦音決遣時世切偪彼力切著陟其略切綦其記切

鄭氏曰緌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緌纓飾也端立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

以記事也左右佩用事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
悅者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礮
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
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遘刀鞞也木燧
鑽火也偏行膝綦屨繫也孔氏曰盥謂洗手漱謂漱口
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褰髻承冠
以全幅疊而用之笄謂安髻之笄以縱韜髮作髻既訖
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
垂餘於髻後綏謂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
垂謂之綏也紳笏之制備於玉藻此記所陳皆依事先

內則卷二

二

後櫛訖加縱縱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
然後服玄端著鞞又加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
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晴則金燧取火於
日陰則以木燧鑽火屨繫謂屨頭施繫以為行戒劉氏
曰櫛理其髮縱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髦以
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為髻男左女右迨其
笄冠也則綵飾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
恩父母喪則徹之玦者護巨指以開弦也捍者著左臂
以遂矢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

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繫裘大觶木燧衿

纁綦履纁音曠繫步于切裘陳乙切衿其鳩切

鄭氏曰笄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繫小囊也繫裘言施明為箴管線纁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纁示繫屬也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吉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簪而非二弁之簪矣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纁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纁不同許嫁已纁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纁非許嫁之纁也陳註箴管箴在管中也繫裘皆囊屬施以貯線纁也

內則第二

三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嚴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葷苴粉榆兔薨滑瀧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煖於六切苛音何癢以想切搔素刀切少去嚴奉芳勇切長知兩切溫音愠饘之然切醢羊支切蕡扶云切秫音述飴羊支切葷音謹苴音完粉扶文切榆音踰兔音問薨音老切滑思酒切瀧音

鬮膏之古報切

鄭氏曰適之也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悅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

色醜粥也芼菜也蕡熬臬實苴莖類也冬用葦夏用苴
榆白日粉免新生者薨乾也秦人漉曰滫齊人滑曰漚
必嘗之而後退者敬也孔氏曰藉所以承藉於物言子
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醜是薄
粥饘為厚者芼羹用菜雜肉為羹也三牲皆有芼牛藿
羊苦豕薇也蕡臬實也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用葦用
苴粉榆及新生乾薨相和滫漚之令柔滑凝者為脂釋
者為膏沃之使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方氏曰所
即寢室自菽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
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
可不順也於孺子亦唯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
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自下氣怡嚴而下養志也
自饘醜酒醴而下養口體也澄曰疾痛苛癢謂疾而有
痛處苛而有癢處痛則抑之癢則搔之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
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
長者視具冠去聲朝音潮
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
者給小使也具饌也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

席各從其事斂上穀簞徒點切灑所買切又所賣切埽素報切

孔氏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及僕隸等方氏曰斂收而藏之也必斂枕簞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室堂及庭自內及外也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蚤音早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又後未成人者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

內則卷二

曰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鄭氏曰異宮崇敬也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伸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趣其職日入以夕其親遂視晚養焉不有甘旨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襦之

鄉去聲衽而審切長知兩切少詩照切縣音玄篋曰協切襦音獨

孔氏曰早旦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此所卧在下之席與上櫬身之簟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之枕簟既親身恐其穢汙故以櫛韜藏之席則否鄭氏曰將社謂更卧處櫛韜也須卧乃敷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

木侯切卮音支餽音俊

敦音對牟

鄭氏曰傳移也牟讀曰墜卮匱酒漿器敦牟黍稷器餽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餽乃食之孔氏曰衣衾簟席枕几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向它處

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祇敬之勿敢偏近敦杯盂也墜土釜也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匱盛水漿此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所恒飲食之饌非因餽時莫敢飲食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鄭氏曰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餽其婦皆猶餽也孔氏曰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餽者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餽食之使盡

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眾弟婦也
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餽之禮無父故冢子侍母
而食冢婦既不得侍食猶皆餽也陸氏曰羣子婦佐餽
不言冢婦冢婦不預也蓋舅沒則姑老冢婦代政矣方
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餽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
降出入揖遊不敢熾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
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襲衣衾
不見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
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

內則卷二

七

間面垢燂潘請醕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應去聲唯云癸切齊側皆切噫於月切噫於界切噫音帝
咳苦愛切欠丘飲切跛彼義切睇大計切唾土卧切洩吐
細切今音夷袒音但裼思歷切擗居衛切襲音屑見賢遍
切漱素疾切澣戶管切紉直限切紉女陳切綴貞芳貞衛
二切燂詳廉切潘
芳燂切醕音悔

鄭氏曰慎齊齊莊也睇傾視也襲謂重衣不有敬事不
敢袒裼父黨無容擗揭衣也襲衣衾不見裏為其可穢
父母唾洩不見輒刷去之和漬也手曰漱足曰澣綻
猶解也潘米瀾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澄曰有
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其應也唯而不敢
諾問之則對其對也敬而不敢慢唯在應下者因應而

唯也敬在對上者未對已敬也或進而趨尊者之前或退而去尊者之側進退之間其周迴而旋轉容顏皆謹慎而不肆齊一而不二於堂或升階或降階於室或出戶或入戶舉手為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下文噦噫等類不恭之事中虛氣逆而微有聲曰噦中實氣滿而大有聲曰噫肺受邪而鼻有聲曰嚏肺受病而喉有聲曰咳雖寒不敢於親之前而加衣雖癢不敢於親之前而爬體方氏曰唾口津也涕鼻液也噦噫嚏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洩則聲貌俱為不恭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

不敢搔不敢適己之便也子之於親衣之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已則雖寒不敢襲雖癢不敢搔父母之唾洩則不見而已則不敢唾嚏其愛親敬親也至矣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非有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擗若不涉而擗則為不敬如云勞母袒暑母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孔氏曰冠帶尊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此澣澣對文為例爾散則通

也曲禮云諸母不漱裳是裳亦漱也詩周南箋云澣謂濯之爾是澣亦不用足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急若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飲於鳩切食音嗣者市志切

方氏曰惟孝故能於命勿逆惟敬故能於命勿急勿逆則順受也勿急則勤行也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姑與之姑使之而後復之則順受勤行可知應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未合乎理惟當順而不逆或不堪其勞惟當勉而勿急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

內則卷二

九

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孔氏曰尊者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事既習成不欲它人代己妨己之業而且與代己者事且使代己者為之待代己者沐解而後復本業於己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數音朔孔氏曰此尊者待卑者之禮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孔氏曰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

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不顯言其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人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說音悅復扶又切

孔氏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呂氏祖謙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澄曰此一節有四小節謂父母有過則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

母之悅而從己此第一節如此以諫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此第二節上言悅則再諫若其不悅則將不諫乎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孰諫而使己取怒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孰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軟脆也此第三節若父母怒己之言其心不悅而施箠撻於己雖甚而至於流血亦不敢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熟諫也此第四節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

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鄭氏曰由自也凡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宜猶善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方氏曰將者始之萌果者終之成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澄曰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

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蒞昌改切

鄭氏曰或謂私親兄弟澄曰佩謂雜佩悅謂悅巾蒞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囊而

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新猶初也言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賜之衣服賜之布帛賜之佩帨賜之菹蘭則皆受之既受之後持以獻於家之尊者若尊者肯受已所獻則其喜一如自己初受他人所賜之時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此承上文言獻諸舅姑舅姑不受而以此物回還賜其婦則婦必辭於舅姑而不敢受舅姑若不許其辭則婦受之如再受人賜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為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有如再受舅姑之賜雖已受之然惟飲食之物不可留若其餘可留之物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乏而欲有所用之時則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復扶

切又

請謂請於舅姑故賜謂舅姑舊所回賜之物承上文謂婦若將以舅姑所回賜之物與其私親兄弟其物雖是已所自藏然亦不敢視同己物故必復請於舅姑舅姑既許然後與之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方氏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

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不敢專行

舅沒則姑老

鄭氏曰傳家事於長婦澄曰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

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輔氏曰婦傳家事矣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

然後行事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於冢婦

內則卷二

十三

鄭氏曰介婦衆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

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母敢

敵耦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

不友朱子讀友為敢今如

字

鄭氏曰母怠謂雖有勤勞不敢懈倦善兄弟曰友娣姒

猶兄弟也不敢並者下冢婦也命謂使令澄曰謂冢婦

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也朱子曰不友無禮於

介婦此句未詳或疑友當為敢項氏曰當連上文讀之

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母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

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急也不友

也無禮也三者皆無字統之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得恃
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毋敢敵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
也兩使字皆主使令言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適丁歷切

鄭氏曰祇敬也宗大宗孔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
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
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
約入

方氏曰不敢支臨宗也澄曰雖衆車徒以下釋上文不

敢以貴富入宗子家之事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
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孔氏曰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
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鄭氏曰非所
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鄭氏曰賢猶善也孔氏曰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
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齊側皆切

宗敬謂宗之而敬事之也孔氏曰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方氏曰宗之親為正統己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后敢私祭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輔氏曰上文言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又言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澄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宗謂同為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貴彼貧而我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二十節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閭音啓

鄭氏曰閭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方氏曰此與曲禮所言同劉氏曰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被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音叱或如字

鄭氏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筐非鬼切

言猶云講議也奠停地也孔氏曰祭嚴敬之處喪促遽之所於此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得相授器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女不同施枷湑彼力切施以支切枷音嫁

鄭氏曰湑浴室也劉氏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湑浴

內則卷二

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

不通衣裳惡清雜也方氏曰言外內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男女之衣裳異制尤不可通也澄

曰衣裳是切身之物尤不可通雖衣裳所施所加之物亦不可同故又曰不同施枷謹男女之別可謂至矣枷

以木為之如筍簾懸衣於其上爾雅曰竿謂之枷廣雅曰枷杙也枷即下文所謂禱

不敢縣於夫之禱施不敢藏於夫之篋筍不敢共湑浴縣音

玄禱音輝筍息事切

鄭氏曰禱杙也孔氏曰植曰禱橫曰施施以竿為之澄

曰上文言外內不共滷浴男女不同梳栢此言非特外內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不共揮梳亦不共篋筥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鄭氏曰不敢褻也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禡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簟席言簟席禡嫌瀆也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藏於器畏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者之辭不謹也按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間去

鄭氏曰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澄曰上文言不敢藏於夫之篋筥蓋謂年未七十者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故妻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與音預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

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五十以上猶得御也天子御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殯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日徧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齊則皆切鄭氏曰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行字拂髦或為繆髦陸氏曰角非行也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敬也輔氏曰齊漱以至綦履慎衣服必以禮敬之至也不敢以美麗求寵豈有爭妬之心哉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曰孔氏曰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常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云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方氏曰所以辟上僭之嫌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方氏曰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賢遍切姆茂母二音

鄭氏曰側室謂夾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齊則不入側室若始時使人問也孤者示有事於武悅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孔氏曰此明大夫以下生子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

以正寢燕寢尊故也輔氏曰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音捷又如字丁同射天地食亦切食子音嗣

孔氏曰此論國君世子生之法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

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士昏禮禮賓酬幣以束帛此士負子故選用士禮方氏曰卜士使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爲子方生使人代射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斯須而已宰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畧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

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大音泰少去聲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謂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澄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亦用特豚不嫌與長子同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

保母皆居子室它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它人無事不往為見精氣微弱將驚動也孔氏曰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之法其三月之後亦當然也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卷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謂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大夫有三母也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

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體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者豈無所自哉澄曰子師子之師也慈母則子之傳保母則子之保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

職矣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髻丁果大果二切見賢遍切下並同鄉去聲楣

眉音

鄭氏曰髻所遺髮也夾句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孔氏曰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髻夾句兩旁當角處留髮不剪曰角剪髮留其頂上一縱一橫相交通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曰羈羈者隻也妻將生子居側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也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耦女奇取陰陽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相

類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咳音孩還音旋辯音徧

鄭氏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欽敬也帥循也欽有帥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也記有成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適寢復夫之燕寢孔氏曰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

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言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嚮回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陸氏曰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藏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孔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是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見子既畢夫從側室而入正室養禮謂婦始入室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無文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孔氏曰上文言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此於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亦執世子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孔氏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

于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敕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爾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醫也陸氏曰又致曲則不以山川又加詳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弊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

內則卷二

二五

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弊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孔氏曰按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知先生者不改也馬氏曰穀梁傳曰衛侯惡又有衛名重其所從來也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餽也
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餽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
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孔氏曰妾賤
故謂夫為君常食衆妾共餽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餽也
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
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此稱內寢適妻寢也按昏
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餽夫餘御餽婦餘彼謂正妻若妾
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餽其餘今妾見子之
後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餽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
亦如之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未即進御
後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進御此云見子
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陸氏曰此言漱澣夙齊下言沐
浴朝服相備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
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司臣
有事者也孔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
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
同適子故此特云見庶子之法按子生皆就側室今特
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擯者以其子

見是擯者抱子也其母朝服見君故不愛幸則君自名其子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名其子也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據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孔氏曰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群室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音均
一如字

鄭氏曰旬當為均敵之誤也有時適妻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此謂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孔氏曰大夫命士適妻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冢子以下言天子諸侯之子其見則有食前食後之異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

凡旬一見也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嫡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唯適子庶子為異爾澄按此節鄭孔同一義陸一義朱一義三說俱未通暢姑闕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孔氏曰此卿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

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與見庶子同無所傳重所以無辭若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若庶孫非適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幼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食其子食子食母並音嗣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幼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食

上如字下音嗣唯于癸切俞以朱切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男女所同也陳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女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悅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悅之囊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悅巾者男用緯女用繪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數所主切

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方名東西南北也鄭氏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

內則卷二

望與六甲也方氏曰出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

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襦音儒袴苦故切肄以二切

鄭氏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孔氏曰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方氏曰書六書也計九數也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

也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書為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居宿於外居日事也與燕居閒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衣於既切

鄭氏曰成童十五以上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

夏樂之文武備者孔氏曰勺文舞象武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博學不教謂廣轉學問不可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敢遽為成人之事也陸氏曰始學禮言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八年始教之讓三十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方氏曰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

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教讓於八年
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惇
而行之以期於孰焉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
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

政七十致事孫音遜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已給政役也孫順也順於友
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致事致
其事於君而告老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朱子
曰方物方猶比也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

內則卷二

三十

發慮則慮不過物孔氏曰四十始而仕出其謀計發其
思慮以為國也方氏曰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
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細
學女事以共衣服觀其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莫

婉於阮切婉音晚臬思里切紵女金切組音祖
細音巡共音恭菹子餘切醢音海相息亮切

男子未十年亦居於內十年則出就外傳而居宿於外
女子雖十年以上亦止居於內而不出也姆女師也鄭
氏曰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婉之言媚也謂容貌輔
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

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執與孔子執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事婦人之事盡是矣孔氏曰按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婉婉合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以此備其四德紵謂繪帛組細皆為條或云組是綬也闊薄為組似繩者為細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紵以針組綬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

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澄曰籩豆菹醢者籩豆菹醢實於籩豆也然菹醢實於豆者爾實於籩者有脯脩等物不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

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
奔言自此而趨彼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左陽右陰也孔氏曰漢時行之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地道尊右

右記男女之禮凡十九節

飯

鄭氏曰目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稭恩呂切
稊側角切

內則卷二

三十一

孔氏曰此飯凡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

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

粱天子乃加以麥苽為六鄭氏曰熟穫曰稭生穫曰稊

陸氏曰稭熟穫若今晚稭生穫若今早稭晚稭耐收

早稭食之而已故說文云稭糧也稊早熟穀也澄曰此

蓋據諸侯禮黍稷稻粱四飯而言而下文又言黍粱別

有白黃二色稷稻各有稭稊二種也

○飲

鄭氏曰目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醕為醴黍醕漿

水醴

重直龍切醴羊支切醴於紀於力二切醴力暫切

鄭氏曰重陪也清沛也糟醇也致飲有沛者有醇者陪設之也以醴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醴醴粥也漿酢載也水者清新也醴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孔氏曰糴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按周禮漿人六飲一水二漿三醴四涼五醫六醴此別有醴鄭司農之意醴與醫一物涼今冬粥若稷飯雜水也涼與濫一物謂以諸雜稷飯和水也澄曰重醴至以醴為醴十九字六飲之一周官三醴是也黍醴六飲之二周官六醴是也漿六飲之三周官二漿是也水六飲之四周官一水是也醴六飲之五醴卽醫周官五醫是也濫六飲之六濫即涼周官四涼是也陸氏曰有清有糟諸侯之禮天子用清大夫以下用糟陳氏謂已沛者為清未沛者為糟以醴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醴以黍為粥也漿醋水也

○酒

鄭氏曰目諸酒也

清白

孔氏曰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

所飲非人所常用故也

○羞

鄭氏曰目諸羞也

糗餌粉酏糗起九切

大鄭氏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鄭氏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糝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當為酏蒸曰餌餅之曰糝為餌糝之粘著故以糗粉搏之周禮粉下有糝今無更以酏益之酏者周禮酏食共糝食文連則酏是糝之類陸氏曰糗餌籩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糝可知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糝可知陳氏曰周

內則卷二

三四

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糝此酏字當讀為糝許慎云糝稻餅也炊米搏之粉糝以豆為粉糝糝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搏之以為餌蓋先屑為粉然後漉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糝之言滋也

○膳

鄭氏曰目諸膳也

脚臠醢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

芥醬魚膾雉兔鶉鷄脚音香臠許云切醢許堯切炙章夜切臠側吏切膾古外切鶉順倫切鷄

晏音

鄭氏曰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

饌校之則曉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鷄為鴛
孔氏曰膳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臠醢之屬按公食大
夫禮二十豆腳一謂牛臠也臠二謂羊臠也曉三謂豕
臠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
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臠八
此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牛炙九羊臠十醢十
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
豕臠十四芥醬十五魚臠十六此四物為第四行陳之
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下大夫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鷄
十九鷄二十此四物為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
大夫所加二十豆

內則卷二

三十五

○食

鄭氏曰目人君燕食所用也

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
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
醬實蓼服脩蚘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臠芥醬麋腥醢
醬桃諸梅諸卵鹽

食音嗣蝸力戈切苾音孤折之列切稌音杜和胡卧切糝三敢切濡音而或如

字卯音昆服丁亂切蚘真真切卵鹽力管切

鄭氏曰苾彫胡也稌稻也脯謂析乾牛羊肉也凡羹齊
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凡濡謂烹之以汁和

也苦苦茶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服脩搯
脯施薑桂也蚘蚘蟬子也膚切肉也卵鹽大鹽也自蝸
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其饌則亂方氏曰
蝸蝸牛也其殼高而首有角其肉可為醢故周官鼈人
共之以授醢人也脯羹謂乾三牲之肉以為羹和糝不
蓼謂既和之以糝則不加蓼也蓼味辛或用或否以其
性味各有所宜也濡豚曲禮所謂濡肉蓋和之以酒者
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澄曰苾食麥食折稌食
之物凡三雉羹脯羹雞羹犬羹兔羹羹之物凡五脯羹
再出濡豚濡雞濡魚濡鼈濡之物凡四蝸醢蚘醢兔醢

魚醢醢之物凡四醢醬卵醬芥醬醬之物凡三醢醬三
出服脩麋脯魚膾麋腥桃諸梅諸卵鹽七物各一其為
二十六物蝸醢一苾食二雉羹三麥食四脯羹五雞羹
六折稌七犬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醢醬十二
濡魚十三卵醬十四濡鼈十五服脩十六蚘醢十七兔
醢十八麋膚十九魚醢二十魚膾二十一芥醬二十二
麋腥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皇
氏以濡雞濡鼈之下醢醬濡魚之下卵醬皆和調之屬
為它物設之故不數而麋腥之下醢醬則分醢與醬為
二物今按醢醬釋醢以為醬即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為

類謂二物者非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麀脯麋鹿田豕麇皆有軒雉兔

皆有芼爵鷄蜩范之柶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柶梨

薑桂麇九倫切軒音憲芼毛去穀蜩音條范音犯柶音而菱音陵棋音矩榛音臻柿音侯柶側加切

鄭氏曰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

謂菜醲也軒或為胖蜩蟬也范蜂也菱芰也棋枳棋也

柶梨之味酸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

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孔氏曰麋鹿田豕麇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

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

內則卷二

三七

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芝柶者庚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柶盧氏曰芝木芝也

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柶皆芝屬則芝柶是一物春夏

生於木可用為菹其有白者不堪食賀氏云芝木椹柶

軟棗以芝柶為二物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

麇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麇軒九雉芼十兔芼

十一爵十二鷄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柶十六菱十七

棋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

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柶二十八梨

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

人君燕食也按周禮籩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天子庶羞多不惟三十一物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澄按賀氏以芝栢為二物者是所記蓋三十二物也牛脩至范十五物走飛之味芝至栗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臠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孔氏曰此按上文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按鄭志云脯非食穀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以為食穀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臠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然與膳夫所言者異彼特謂燕居之食爾膾脯羞也故不得兼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臠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黃氏曰膾脯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臠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

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者在庶人為肉也
儻庶人無故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澄按孔疏
方氏以燕食為燕饗之食黃氏以為燕居之食疑黃說
為是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食音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亦異爾孔氏曰凡人所食
助以雜物醯醬羹飯為主故無等差按公食大夫禮下
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
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
庶羞異也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

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
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
所以言諸侯以下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坵丁
念切

鄭氏曰秩常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
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
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
也孔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
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

室五閤諸侯卑庖厨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閤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閤是不一牲為一閤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夾室而閤三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閤但於於室中為土坩皮食也陸氏曰大夫言於閤三則蒙上房中可知澄曰士言於坩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切下同熬五高切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孔氏曰陸稻謂以陸地之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

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音模食音嗣

鄭氏曰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以象淳熬孔氏曰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言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爾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陸氏曰凡食黍稷為正稻粱為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醜為稻粉糲漉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

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減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
以醢醢炮步交切將子郎切剗古圭切剗口孤切編必懸
麥切去起呂切醢章善切糝
息酒切漉所九切付音賦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也將當為牂牁牡羊也剗剗博
異語也謹當為瑾嚴之誤也瑾塗塗有穰草也醢謂皮
肉之上魄莫也糝漉亦博異語也糝讀與滌瀧之滌同
薺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
去醜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爾豚羊入鼎
三日乃納醢醢可食也孔氏曰荏亂草也苴裹也編連
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塗之以穰草相和之塗擘

內則卷二

四一

之則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熟故濯手摩
之去其醜膜為糝粉糝漉之為醢以付全豚之外煎之
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盛膏煎煮
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
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
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欲令用火微熱勢不
絕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膾之肉必胾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
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醜柔其肉擣觀老切胾音每捶主樂切
鄭氏曰胾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

也汁和亦醢醢與孔氏曰去其馘馘為皮莫去其餌餌為筋腱即筋之類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湛子潛切又直蔭將鳩切期音暮

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醢即前所言飲之醢鄭氏曰湛亦漬也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一朝陳氏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

○為熬捶之去其馘編萑布牛肉馬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

內則卷三

四二

所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則捶而食之

灑所買切鹽音盪又如字濡音

儒乾音干

鄭氏曰熬於火上似今之火脯欲濡欲乾人自由也孔氏曰釋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肝膾取狗肝一臛之以其膾濡炙之舉焦其膾不蓼膾連

條切臛音蒙焦與焦同

鄭氏曰膾暢間脂舉或為巨此周禮八珍也孔氏曰第

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豚炮牂第五擣珍第六

漬第七熬其八膾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糝米二肉一

合以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孔氏曰三如一謂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糝米二肉一謂二分糝米一分肉也

○取糝米糝漉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糝米為醢臙音獨醢之然切

鄭氏曰此周禮醢食也醢當從餗狼臙膏臙中膏也以煎糝米則似今膏饜矣孔氏曰醢是粥非膏煎糝米故改醢從餗漢時膏饜以膏煎糝米舉時事以說之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軒音憲辟必益切

鄭氏曰為膾為軒言細切大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

內則卷三

四三

所謂聶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為齏其牲體大者菹也其牲體小者齏麋鹿魚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麋為辟雞兔為宛脾是齏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為菹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亦與少儀文同或用蔥或薤故云切蔥若薤肉與蔥薤置諸醢中故云實諸醢物置醢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

牲用穀和用醢獸用梅鶉羹雞羹鴛醢之蓼魴鱠烝雛燒

雉薺無蓼音如魴音房鱣音叙

鄭氏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藪煎菜萸也用醢者畜與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此皆言調和菜醢之所宜也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鶉羹雞羹者用鶉用雞為羹鴛者唯烝煮之而已故文在羹下醢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鴛等三者皆醢之以蓼魴鱣烝者魴鱣二魚皆烝熟之雛燒者雛鳥之小火中燒之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魴鱣烝

內則卷

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

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

為美故也方氏曰牛土畜土執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

者也羊人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避

遜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

粱蓋粱穀之強者也雁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

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苽蓋粱強而

苽弱故也王氏昭禹曰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

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為宜牛上畜稌金穀牛宜
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
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土
穀犬宜粱則以金生於土也雁火禽麥木穀雁宜麥則
以火生於木也魚水物菘水穀魚宜菘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牯鱠膳膏臊秋宜犢麇膳膏腥
冬宜鮮羽膳膏羶牯其居切鱠所求切臊素刀切麇音迷鮮平聲羶升然切
鄭氏曰牯乾雉也鱠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雁也牛膏薺
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
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方氏曰春木用事脾土有所

內則卷二

四十五

不勝故以牛薺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
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
故以雞腥之木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
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時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時冬時

食音嗣
齊音劑

方氏曰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
醢醢醢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鄭氏曰飯宜溫羹
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汁
宜熱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

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四時各減其味與此不同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曰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能也方氏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甘滑四時之所同然

內則卷二

四六

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黃氏曰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軟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與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與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

梨曰攢之

膽丁敢切攢再官切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孔氏曰脫之皇氏曰治肉除其筋莫取好處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作

之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郭氏云今本作散之謂削鱗也新之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撰之粟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膽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攢之粗黎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廂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躁鳥瞻色而

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廂音由冷音零毳昌銳切

躁早報切瞻普保切曉音接般音班漏力侯切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廂惡臭也冷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者也瞻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

內則卷二

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

如螻蛄臭也孔氏曰夜鳴謂好夜鳴冷謂毛本稀冷毳

謂毛頭毳結躁謂舉動急躁瞻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

謂而般嘶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黑謂馬

脊黑般謂色般般然方氏曰夜鳴非時而鳴赤股者赤

色宣布著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躁言其性

不靜瞻如鹿之美而色白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望

視則首昂矣莊子謂豚之亢鼻益此類也睫目毛以長

故交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般猶疾之有癩在前

脛故曰般臂澄日夜鳴也冷毛也毳也赤股也躁也瞻

色也沙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此十一種皆言其形之病也廋羶臊鬱腥漏此六者皆言其臭之惡也有此病形者必有此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鬱周官狸漏周官作螻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鶻鴉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鶉

奧鹿胃

鶻胡篤切鴉于驕切胖音判鶉音保奧於六切

孔氏曰此以下廣言不堪食之物雛尾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可食若未盈握不堪食也舒鴈鶻也翠謂尾肉胖謂脅側薄肉舒鳧鴨也奧謂脾牝藏之深奧處也澄曰鶻與鴨尾後之肉鶻與鶉脅側之肉雞之肝雁之腎鶉

內則卷三

四八

之奧鹿之胃凡此八者皆不宜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

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去起呂切尻苦刀切

鄭氏曰亦皆謂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

者今東海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

不可出醜謂鼈竅也陸氏曰雛鼈鼈之雛者鼈固美矣

然猶不食雛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

腎以其熱與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

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

之昏人精神方氏曰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

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言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介屬之美莫如鼈其肉為美其竅為醜故鼈去醜澄曰凡所去蓋為有害於人解者推求其故各以己意臆度豈其然乎雖鼈魚乙後說近是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八節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乞音又

鄭氏曰微其禮者依違言之也孔氏曰五帝奉養老人

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則記錄之為惇厚之史使眾人法則也三王亦法其德行既行養老之禮然後從而求乞善言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偏切其善言皆有惇厚之史記錄之皆者謂三代也

○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瞽亦如之

瞽音古衰七回切

王制篇養老章自有虞氏至其家不從政竝是此篇之文今存之於彼而此一節內王制五十養於鄉上無凡

字使人受上無者字唯衰麻為卷上無凡自七十以上
六字其家不從政下無賢亦如之四字為文小不同故
兼存於此其餘文同者此不重出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故子之年雖
老亦不敢坐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
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
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音洛養
羊尚切

內則卷二

五十

孔氏曰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謂安樂
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
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既云孝子之身終作記之
人恐人不解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
非終竟父母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孝子之身而行
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
敬况於父母所敬愛之人乎鄭氏曰賤喻貴也方氏曰
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詒其憂志有所欲則不違之以
順其命怡聲以樂其耳柔色以樂其目定於昏以安其
寢省其晨以安其處忠不欺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

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其身而不敢怠焉事死如事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澄曰老謂父母也或以此老字為近於親之老非也忠養謂竭盡其心以養也忠養之以上曾子之言孝子之身終以下記者之言謂如曾子所言之事孝子之身至終如此行之也父母既終之後無復有怡悅心志耳目及寢處飲食等事矣但於父母所愛所敬之人與物亦終身愛敬之可見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未嘗須臾忘也

內則卷二

五十一

右記老老之禮凡四節前二節國之老老君之尊敬其臣也後二節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此章拾其遺附于篇末故章旨總以老老二字該之

